

南湖头条

白发父亲

追忆与父亲有关的岁月

温青

颁奖礼的灯光有些晃眼。年初,在省城领一个小奖,台下坐满了人。一位熟悉的文友发来信息:“看到了你头发都白了,记得你年龄并不大呀,是不是遭遇了什么重大变故?”我下意识摸了摸鬓角,对着屏幕,一时语塞。是啊,刚过天命之年不久,怎么就已半头“飞霜”了?这白发,像无声的潮水,早已悄然漫过了堤岸。

这疑问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闸门后奔涌的,是二十年前那个沉甸甸的夏天——2004年。彼时,我结束了在原部队工作。入伍时年龄偏大,纵然后来连续两次提干晋升,也只是

堪堪追上同龄人的步伐,在同一单位无法第三次提前晋升的军规前,我选择了以营职军官的身份调回到故乡信阳,渴望在新的天地里发展。新单位委我以重任,担任新设立的市场开发办公室主任。踌躇满志的我,带领6位同事,走遍了信阳县区的角角落落,与6000名基层医生建立起紧密联系,为打开局面日夜奔忙。

命运却在此刻露出了它残酷的獠牙。就在这年,父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癌细胞已悄然扩散。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瞬间将我拽入冰窟。一边是亟待开拓的新事业,如山的工作量压在肩头;一边是生命正在流逝的父亲,需要精心的照料与陪伴。我将父亲接到了我的单位,反复住院、化疗。于是,我的生活轨迹变成了两点一线:白天,驱车颠簸在崎岖的乡间路上,口干舌燥地拜访医生,处理繁杂事务;夜晚,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病房,守在父亲床前。看着他因大剂量化疗而日渐消瘦、呕吐不止,看着他那曾引以为傲、支撑他走过艰难岁月的浓密头发,连同我的黑发一起,大把大把地脱落……一种巨大的无力感攫住了我。仅仅一年之后,三十五岁的我,鬓角、额前,白发如同倔强的野草,毫无征兆地、成片地冒了出来,刺眼而突兀。

此后的光阴里,这白发便再未退去,反而如霜雪般蔓延。每次理发,都成了理发师不厌其烦的动员会:“染染吧,显年轻!”这善意的劝说,于我却是难言的尴尬与刺痛。不堪其扰,后来便只去单位的理发室,简单利落,倒也省却了无数的解释。这满头的银丝,成了那段刻骨铭心岁月的勋章,也成了我与父亲之间,一种沉默的、血脉相连的印证。

于是,一首积郁已久的诗《白发父亲》,便不可抑制地从心底流淌出来:

六十七岁那年,大剂量化疗
您的白发与黑发一起脱落
今年应当八十七岁了
在天国。现在是不是白发飘飘

天堂里的人们
会不会变老
真不希望你还活在六十七岁
那个时间,癌细胞还在肆虐

我知道,天堂有风
现在

您的白发已经飘到了我的头顶

这诗句,是写给天堂的父亲,他再也无法读到,我只能在心底一遍遍默诵,如同无声的祭奠。默诵时,眼前总会浮现出父亲坎坷而坚韧的一生。父亲生于乱世,幼年罹患脊髓灰质炎(俗称小

儿麻痹症)。那是民国末年,社会动荡,医疗匮乏,几乎未得到有效治疗,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腿部肌肉萎缩、骨骼畸变,行走时身体剧烈摇晃,每一步都伴随着旁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在豫南那个偏僻贫瘠的小村庄,命运似乎已将他抛向角落。然而,父亲却像石缝里钻出的野草,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倔犟,顽强地生长着。

尽管身体残缺,多灾多难,父亲却聪慧异常,嗜书如命,成绩斐然。他毕业于1950年代的老牌潢川高中(当时河南省的重点高中)。他的同窗,日后多有成就,将军、省部级干部亦不鲜见。而父亲,却因那副残损的躯体,被无情地挡在了大学门外。时代的风暴席卷而来,身体的不便使他难以躲避也难以承受那些批斗的喧嚣,他主动放弃了民办教师的微薄职位,最终回到了生养他的小村庄。生活的重压下,他凭借惊人的毅力自学,成了乡亲们信赖的“赤脚医生”。昏暗的煤油灯下,他捧着厚厚的医书,用布满老茧、因残疾而略显笨拙的手,在字里行间寻找着治病救人的良方。他拖着不便的腿,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泥泞的田埂上,风雨无阻地出诊,换取微薄的收入,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家。

他把一生被阻断的希望,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了五个孩子身上。在那个普遍认为“读书无用”的乡村环境里,父亲近乎偏执地坚信:唯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才能让孩子们摆脱土地的束缚和他所经历的苦难。他竭尽所能供我们兄弟姐妹上学,直至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当学费成为横亘眼前的大山时,他抛下了所有自尊与矜持,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去找那些早年发达的同学,低声下气地借钱、贷款。他忍受着不解的目光甚至背后的讥讽,以乡亲们无法理解的钢铁意志,硬是把复读读了四、五年的大哥,送进了大学的校门——大哥成了我们小村庄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那一刻,父亲佝偻的脊背仿佛挺直了许多。

我的少年时代,是家庭的“至暗时期”。初中毕业后,我只能在乡里的农业中学断断续续地读书,最终无奈辍学,背上简单的行囊,外出打工,浪迹天涯。迷茫、困顿,是那段岁月的底色。然而,无论我如何漂泊,父亲从未对我流露过一丝失望。他像一个固执的守护者,珍藏着我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所有“豆腐块”文章。那些泛黄的剪报被他视为珍宝,逢人便拿出来展示,用带着酒意却无比骄傲的语气夸赞:“看,我儿子写的!他会有出息的!”这常让我面红耳赤,甚至恼羞成怒地与他争吵,埋怨他让我出丑。但父亲的“吹儿”模式,如同他跛行的脚步一样坚定,几杯酒下肚,那熟悉的骄傲与期盼便又洋溢在他脸上,温暖又让我心酸。

从军十多年以后,我终于以一名营职军官的身份回到了故乡工作。那几年,或许是父亲生命中最舒心、最荣光的时光。我的收入,终于能在年节时为他奉上好酒好烟。他不再需要低声下气地借钱,而是可以堂堂正正地,用儿子买的烟酒,在小院里热情地邀约四邻的老友相聚。他举杯的手微微颤抖,皱纹里都盛满了笑意,向老友们“炫耀”着儿子的“出息”,脸上那由衷的荣光,是我此生见过最动人的风景。然而,尘世的无常总在不经意间降临。他六十六岁那年,肺癌的阴影笼罩下来,发现时已是晚期,癌细胞无情地扩散了。

我的白发,就在那段与本单位医护人员沟通协调治疗和陪护的日子里,雪一样地落了下来,无声无息,却覆盖了父亲生活了一辈子的村野田地,也冰冷地覆盖了我的心房。父亲节刚过不久的那个夏天,父亲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溘然长逝。刚跨过而立之年的我,站在灵前,镜中的自己已是白发横生,触目惊心。那白发,是悲伤的印记,是未尽孝道的愧疚,更是父亲生命重量在我身上的延续。

多年过去,这份思念与愧疚,从未因时光流逝而减轻分毫。对于那位跋涉于人世坎坷路途的老父亲,我心中永远充盈着无尽的追思和难以释怀的遗憾——遗憾未能在他健康时给予更多陪伴,遗憾在他病痛时未能创造奇迹。《白发父亲》这首诗,不过是积郁太久的一次自然迸发。而关于他老人家的记忆与感念,如同永不枯竭的泉眼,不断涌出新的诗句。这些散落的字句,温暖着我余生的人生旅途。每当白发又被镜中人点醒,我便知道,那是天堂的风,正拂过父亲的白发,又悄然飘落,覆盖在我的头顶。这份无声的传递,是血脉的羁绊,也是我前行路上,永不熄灭的微光。

诗品时空

集邮老人(外一首)

郭新予

如虔诚的苦行僧
卸下一身凡尘
屏蔽了世俗
身陷方寸、辗转痴迷
捕捉博大精深

跋涉洋洋奇观
探幽绝妙天地
捧星月万里,千杯黄昏
古今浩瀚中,陶醉晨曦
深潜中外经典
享受旷世珍稀
神韵与凡音
交响惊艳唯美
别样情怀
装满五彩斑斓的故事

精修一身生动风采
孤独地
同沧海桑田、风貌人文
对话了几十年

快递小哥

与风尘辗转小桥弯巷
目光摩擦风风火火
微笑敲开
一扇扇张望的窗口
期盼匆匆抵达

踩着时针的节拍
驾驭风驰电掣
追赶晨曦与夕阳
星月下接单艰辛疲惫
摸爬滚打
暖热冰箱、寒暄炎凉
汗流浹背速递
气喘吁吁地盼望

踉跄风雨泥泞
如车轮飞转分分秒秒
一身温馨与美味
灯光
万家灯火

浮生岁月

六月,拥抱炽热

王济川

端午节悄然走过,时光的车轮缓缓驶入六月的天地。清晨,我骑上心爱的小电动车,风驰电掣般朝着上班的路途奔去。沿途,晨练的人们纷纷映入眼帘,他们舒展着身姿,双手有节奏地摆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尽情舞动,畅快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望着他们,我满心羡慕,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一幅画面:若干年后,我也能如他们这般,悠然自得地享受退休后的惬意生活。

电动车轻快地驶入一片绿化带,阳光如丝丝缕缕的金线,穿过枝叶的缝隙,洒落在道路上,形成一片片闪耀的光斑,晃得人双眼微微刺痛。那些光斑跳动、闪烁,竟幻化成眼前的七色光,仿佛将我引入了如梦似幻的仙境。我不由自主地抬头,看向被光芒笼罩的树木,在摇曳树枝的映衬下,光线一明一暗地闪烁着,恰似舞台上绚烂的七彩灯光。我情不自禁地停下电动车,沉浸在这美妙的景致中,深深陶醉。

当我继续前行,一阵热闹的声响传来。举目望去,一家大型超市门口正在举办活动。一群人身着短袖、花裙,手中捧着一束束鲜花,正在紧张地排练。周围簇拥着观众,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现场热闹非凡。只见领队手持喇叭,大声呼喊:“排队的各位,跟着音乐节奏,一二三,走!”我不禁莞尔一笑,真切地感受到,夏天,已然真切地来到了我们身边。再瞧瞧自己身上的长袖长裤,我微微皱了皱眉头,对比着他们的清凉装扮和自己的穿着,心中不禁泛起一阵感慨:时光匆匆,岁月无情,难道我真的已经迈向老年人的行列了吗?可我分明感觉,自己的心态如年轻人般充满活力!

刹那间,一股不服老、不服输的劲头在心底蓬勃涌起。我告诉自己,只要心中怀揣理想与追求,微笑着勇敢尝试,付诸行动,又怎会不知能否成功?

迎着清晨的微风,沐浴着阳光,我知道,在往后的日子里,天气会愈发炎热。但我愿让这炽热的阳光,陪伴我度过每一天,无论是晨曦初照的早晨,骄阳似火的中午,还是余晖脉脉的傍晚。让这火热的季节,消融我每一个时辰里的烦闷,驱散心中的阴霾,如同太阳光芒,照亮我的心田。六月,我已敞开怀抱,准备好迎接你,去尽情感受这炽热、火辣的季节。来吧,让这份热烈来得更猛烈些,我满心期待!